

绿城杂俎
“名家”何其多
马承钧

日前赴某小城出席一个书法笔会，会场内外悬挂两条醒目大红横幅，上书“热烈欢迎河南书法名家莅临本市”，引来人流如潮。但据我观察，与会者除个别几位在省内外有名气外，多数只能算是“准”书法家或书法爱好者，与“书法名家”相差甚远，难怪围观者窃窃私语议论纷纷。

这样的场面见得多了！君不闻如今“著名”“名家”大大吃香，发表过几首小诗的年轻人，居然被称为“著名诗人”；刊登过几篇小品文的业余作者，也乐意被称作“著名作家”；在广场晚会唱了几首流行歌曲的大姐，也对“著名歌手”一词来者不拒沾沾自喜……

不由想起真正大师级作家、艺术家来。1979年巴金先生带队访问法国，有人在机场打出“热烈欢迎著名作家巴金先生率团访法”的横幅，巴老见状颇为不爽，说：“你就写‘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即可，著名二字纯属多余！”学贯中西的钱锺书也是大师级人物，也一直谢绝“著名”二字。上世纪80年代各地出版《中国文学家辞典》《当代文化名人辞典》之类成风，钱先生自然成各种版本选定的人物，他每次审阅书稿，总会提笔将自己名前“著名学者”中“著名”二字一笔勾掉。著有《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的杨绛也是位著名作家和翻译家，有人积多年之功写就《杨绛传》要出版，却被她婉拒，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不值得出传记。”

鲁迅先生一贯反对“捧杀”。他多次提到：“骂杀”是赤裸裸的攻击与谩骂，“捧杀”更是在更险恶手段上裹了一层糖衣，无非让青蛙跳进热水中，被不断升温的沸水烫的失去知觉、死去。他以“袁中郎”和泰戈尔为例，说在历史和现实中真正被“骂杀”的艺术家绝少，他们的事业反而会愈加发达，倒是“捧杀”常常使人“悠悠然，飘飘然，昏昏然，完全不知所然”，最终“功未成，身先退”了。

“著名”二字的泛滥，主事者或许出于尊重，但过分奉承就适得其反。也有些“被著名”者心中窃喜，很是受用，围观者却未必苟同，甚至会嘲弄一番。我目睹不少被称“著名作家”“著名书法家”者，神情颇不自在。那天我见有当地文友到会的是一位“书法家”求赐墨宝，那人满脸羞涩，借口溜到一边，原来他自知自己书法并不入流，压根上不了台面。

去岁阳春，笔者请北京杂文家汪金友、李景阳先生来郑州出席一场列子文化研讨会。汪金友是当今杂文名家，佳作多获赞誉多多，但当他听说主持人介绍“请著名杂文家汪金友先生讲话”时，当即起身道：“对不起，他念错了，我不是著名杂文家……”旋即激起满堂掌声，主持者好不尴尬。出席研讨会的河南民俗专家高天星教授，则在登记册上直接将自已名前“著名”二字划掉。他们的表现令我很受启发，当即写了一首打油诗：“今人素爱戴高帽，文坛名家知多少？不识羞愧为何物，头顶桂冠满街跑！”

一条河的前世今生

郑州北郊有一条曲里拐弯的河道，或有些许水肆意纵横，散发着不好闻的味道；或袒露着干涸的胸膛，生长着杂乱的野草。如果不看路旁的标识牌，有多少人知道这是一条流淌了两千多年的古老的河流？有多少人了解它的前世今生？有多少人人关注它、回忆它、继续要维护它？我不知道答案，因为我也不是最近才开始将视野转向它悠久的历史，厚重的内涵，以及曾经辉煌的，还有那一个个因为它存在或者是为了它更好地存在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历代治水先贤们，更多的是那些临水而居的城市、商镇和村寨，随着我对贾鲁河历史的了解、梳理和思考，一条满载着各种传奇、承载着无数荣耀、也负载着满身伤痛之河的，缓缓走进我的心里……

今天的贾鲁河发源于新密市，向东北流经郑州市，至市区北郊折向东流，经中牟，入开封，过尉氏县，后至周口市区入颍河，最后流入淮河，为淮河水系主要支流之一。贾鲁河全长255.8公里，郑州市民熟知的金水河、索须河、

文化漫笔
美食的凝聚力

以前有“停薪留职”一说。顾名思义，工资不给，职位留着，在外混得不好，仍可回来。这么美好的事情，就发生在十几年前，那时的单位像家一样温暖。

以前我在一家有一千多号人的国营工厂里上班，厂子里几个停薪留职的职工我都认识，他们个个有能耐，不是做生意，就是在外开厂子，非常风光。

但他们很少主动来办离职的。有一位在外办了厂，职工都有几十人了，但他仍然“停薪留职”着，他每隔一两个月会回到厂里转一转，和原先的那帮工友聊聊天。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明白，他到底为了啥。或许他回来就是和工友聊聊天而已。

还有一个胖子，讲话慢条斯理的。停薪留职后，在外面买地造房子，造了房子，再卖给别人，别人说他至少有上千万资产了。这在当时钱多得可怕。但此人经常回来，到了中午还喜欢吃食堂饭，一大碗热气腾腾

的白米饭，三个香气扑鼻的肉圆子，一碗黑木耳香干回锅肉。到办公室来蹭个座位，吃得可欢了。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两道菜。这肉圆子全是新鲜猪肉手工剁切，猛火蒸压而成，真是香糯可口，颊齿留香，是我迄今为止吃过的最香的肉圆子；再说这黑木耳香干回锅肉，白中有黑，黑中有白，木耳的醇味，香干的香味，回锅肉的油水，被炖得“合成一体”，每到开饭时间，香飘厂区，让人垂涎欲滴。厂里的女职工大都备有一醋盅，中午买上这两菜，下班带回家吃。

后来我问这胖子，你现在是大老板了，酒店里的美味佳肴不吃，怎么跑到厂里来吃食堂饭？他说，这里的肉圆子，还有黑木耳香干回锅肉好吃，外面没人能做得好，我只要一想起来，就想回来吃。再说，我只是“停薪留职”，还是厂里的职工，现在食堂的师傅给我打菜，还是那么多，实在好啊！

我听了，目瞪口呆。

后来，我离开了那家工厂。后来

又遭遇经营困难，再后来改了制，成了民企，现在效益又好。不知这胖子现在何处“发财”，也不知这厂子里食堂里的肉圆、黑木耳香干回锅肉是否仍好吃？

不管以前的职场给你是喜还是悲，总有一两样东西会让你留恋。有人留恋与工友聊天，有人留恋食堂里的肉圆子。而我留恋当时缓慢的工作节奏，有时闲得可以在工作电脑上敲出一篇散文。

想起关于google公司的一则轶闻。在google公司，几乎年年获得明星员工的人不是创始人谢尔盖，也不是技术工程师，而是一位名叫艾尔斯的普通员工，他不会编程，也不懂经营，只是google公司食堂的一位厨师。

艾尔斯是google公司创立初期用高薪聘请来的，为员工制作可口的免费午餐。谢尔盖承诺，如果做得好，可以得到公司的股份。艾尔斯来了，竭尽所能，为大家烹饪美食。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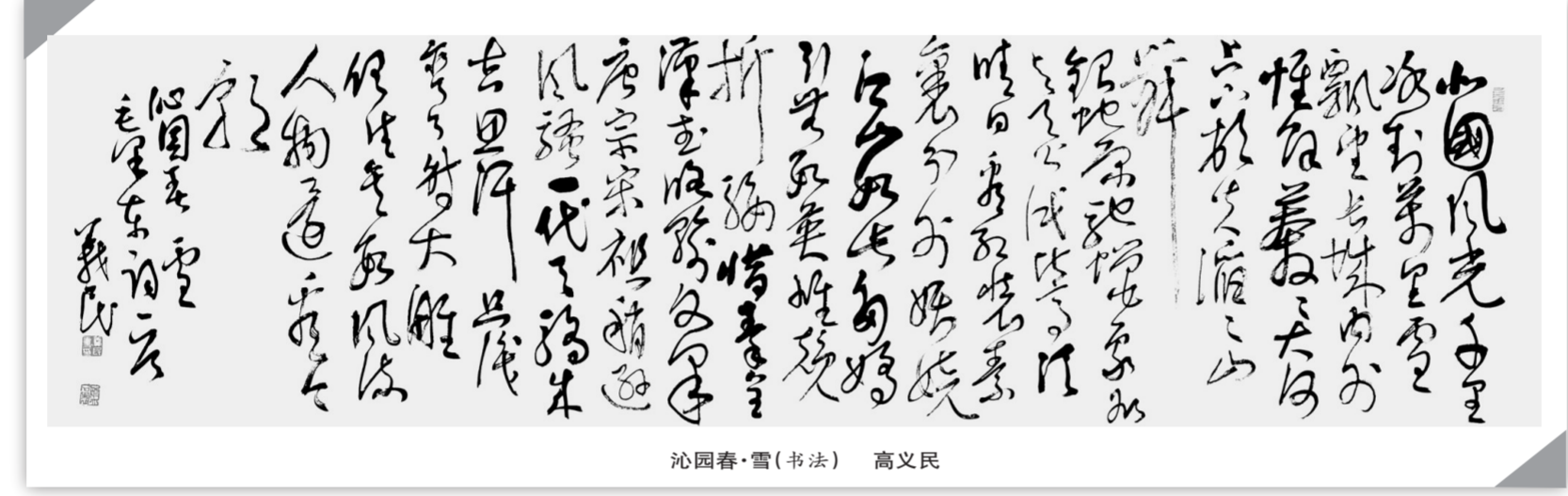
来，google公司作了一项调查，让员工们排列出google十分让人留恋的原因，排在第一位的不是高收入，也不是光明的职业生涯，而是艾尔斯制作的美食。而现在外界对google公司的印象，马上会想到google的放满美食的吧台。

这恐怕是许多深谙商道的人意想不到的。

我现在终于理解胖子当年的举动。美食是具有凝聚力的，它是一种美妙的“经营手段”。遗憾的是，当年厂子里的管理层，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也没有听说有哪一家单位认真对待员工的“工作餐”，大都是从外面叫上一些盒饭，今天加排骨明天加鸡腿，就算很OK了。

但google却把工作餐作为一种“文化”来经营，让它成为员工们心中最大的念想。

所以这世界上，多的是平庸公司，少的是像google这样的个性公司。



沁园春·雪(书法) 高义民

百姓記事

“啵当”一声，一只吸干饮料的易拉罐被投入堆积的废品堆上，才注意到原本不宽敞的阳台，因为废品的堆积挤占了花草的空间，成为阳台的累赘。

街巷里小区楼下，经常会有收废品的人绕来绕去。他们也会借用扬声器的录音功能，在家里预先将收废品的广告用语录制好，把扬声器挂在车子的把柄上，一边走一边重复播放。收废品的人，悠悠然地骑着车子叼着香烟，品着自己的广告语，洋溢着一种快活。这几日听不到有收废品的广播了，越是高温天气，他们越是躲在屋里不出来。我猜测着废品收购站这几天是不是该关门歇业了？

阳台的废品不经意间装满了四个编织袋，捆了两捆废纸废箱。正在为这些废品怎样处理犯愁，妻子却急急忙忙走过来：我找街上环卫大爷手里借了辆三轮车，咱把废品直接拉收购站去。我有些发愣：好歹本人也是一位国家公职人员，你让我骑着三轮车在这大热天里淌一身臭汗去拉着几袋子废品招摇过街，成何体统？妻子不管不顾地提了两袋子废品下了楼，我只好以“体验”的名义提着废品往楼下走。

在楼下装车被邻居碰着。对方还未开口，我忙解释：积了些垃圾，去把它处理掉。妻子看邻居走远，就讥讽：就你这脸面金贵。妻子顺手将一顶旧草帽往我头上扣：注意防暑啦！这样子更像收废品的。

废品收购站

把秤过磅的女人，秤杆挑得很高，让去卖废品的人心里很踏实。然而，她却会及时跟上一句“差二三两不足10斤，按10斤算”。听了，又觉得满意。她又说：大哥，你这塑料瓶里是装洗发水的，这个瓶不按饮料瓶算。“好好，不按就不按，反正不差那个瓶。”

女人的精明让那个正在将废品分类的男子更安心更专注。女人在那里与斤斤计较地计量换算，讨价还价，似乎与他无关，自顾将收来的废品分类装车。

我将过秤后的两捆箱纸提起来，转身向身后的一个棚子投放，忽然听到有身后轻轻两声，细看时才被一个黑色的小脑瓜吸引。他端坐在一

儿童车里，那童车应该是改装或拼装过的，其零件很不规范，在这废品成堆的地方，拼装一辆童车应该不成问题。小家伙双手抱着个奶瓶，用舌头舔着奶瓶，以为那奶瓶该是涌出汁液的乳头，实际瓶里的水已经所剩不多了。幼儿还会不会言，两声轻啼等于呼唤或提示。做母亲的立即做出反应，向童车这边望了一眼，她在细心地将一单废品换算着，趁着客人人数的间隙，顺手从身后提过来一个大些的饮料瓶，去给幼儿往瓶里加水。两只苍鼠嗅出饮料瓶的水中有糖分，刚落到瓶体上就被那母亲粗黑的巴掌扇来，跌跌撞撞飞走。幼儿接过水瓶，又轻啼一声，眼睛似睁非睁，昏昏沉沉，约是也被这天气折腾得不舒服了。那女人撑起一片纸箱当作扇子为儿子轻扇几下，又冲数钱的顾客说：不差吧？对方应允点头时，又有人来送废品，那女人把扇子递给幼儿玩弄，起身去过磅秤。

我拉去的废品所得金额25.8元，那女人在给钱时，我说没有零钱就给25吧。那女人在腰包里翻了翻，毛钱还真没有几张了，她索性拿出26元就给：大哥，给你26块钱，那两毛钱不说了，以后大哥有了废品多往咱这儿送，保证不叫你吃亏。我刚欲推辞，她已经把钱塞给了我。旁边来送废品的大爷说：别推了，没几个钱，也就是人家去饭馆点了个菜。我笑了笑：也就是一盘普通菜。

谣言止于智者

唐玄宗开元初年的时候，民间忽然传出了一个消息：皇帝即将派人到民间选派大量宫女。此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播开来。普通百姓人家，有几个愿意把孩子送到深宫里呢？所以，这个消息一传开来，就在百姓中间引起了骚动，家有女儿的百姓便紧张起来，即使女儿没到结婚年龄，也想方设法给她找一个丈夫嫁了；还有的人家一时找不着，就把女儿藏到大山里……总之是乱成了一锅粥。而其实，皇帝根本就没有选派宫女的打算，一切都是谣言所致。有关部门为了平息这个谣言，就贴出了告示向百姓申明，但百姓却仍不相信，以为这是官府故意玩弄的花样。怎么办呢？消息后来就传到了唐玄宗耳朵里，唐玄宗想了想，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命人从后宫挑选了一些无用的宫女，告诉她们：宫里宫女太多，所以打算精简一部分宫女，你现在可以回家了！然后，便用车拉着这些宫女大张旗鼓地把她们分别送回了家。这个消息很快便又传开了，百姓们心想：现有的宫女都被打发回来了，说明之前要征选宫女的事一定是谣言！于是，风波很快平息，民间社会又恢复了原样。

唐敬宗宝历年间，社会上出了这样一个谣言：亳州一带出产圣水，有病的人喝了以后，病立即就好了。消息越传越广、越传越神，有一些不法商人便起了歪点子，开始倒卖所谓的圣水，其实就是普普通通的凉水，但经他们一加价，立即身价数倍，许多贫苦百姓为了治病，把自己辛辛苦苦攒的钱都用来买这种圣水；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李德裕是大臣，当时正在浙西巡视，看到了这种情形后，便想平息谣言，可用什么方法呢？他思考了一番，便有了主意：他命人买来一大桶所谓的圣水，在市场上支起了一口大锅，把圣水倒入其中，又放进五斤猪尿，当众宣布说：如果圣水真的那么神奇，猪肉应该不会起任何变化，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圣水是否灵验吧！说罢，就命人点火烧水。水的温度一点点增加，最后沸腾了；随着水温的增加，猪肉开始变色，过一会儿就煮烂了。李德裕命人切下了一块猪肉，自己先尝了几口，说：挺香的，大家都来尝尝吧！便招呼围观的百姓都过来尝，于是大家走近前来，你一口我一口，把猪肉分着吃了。李德裕便趁机说：如果真的是圣水的话，猪肉怎么可能被煮熟？显然，所谓的圣水只是一场骗局，是商家为了赚钱而制造出来的谣言，大家以后千万不要再相信了！这件事很快便在民间传开了，老百姓也就不再相信什么圣水了，谣言也就随之平息了。

唐玄宗和李德裕的聪明之处在于：面对谣言，他们没有苦口婆心地进行说教，而是以实际行动使谣言消解于无形之中；用行动给大家吃了一顿定心丸。当谣言四起时，很多时候，怎么做比怎么说更有力量。

连载



粮食和其他物资，其航道入淮后向南可直达长江下游地区。得漕运之利，河岸两旁的村镇也逐渐繁荣，这其中就包括人们所熟知的历史名镇——朱仙镇，此镇因濒临运河，又与当时的大都市开封毗邻，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因而舟楫穿梭，人流往来，甚是繁荣。然而到了金元时期，由于政治

中心北移，元世祖忽必烈又对京杭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和延伸，惠民河便逐渐失去了漕运的功用，加之后来黄河屡次南决，惠民河也随着洪水的泛滥而淤废。

元朝至正年间，已经淤废的古运河，又被引入新的水源，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这要感谢另一位名垂青史的人物——贾鲁。

贾鲁，字友恒，元代山西高平人，幼年时便聪慧好学、志向远大，谋略过人。他曾担任过儒学教授、路城县尹、户部主事，还参加过《宋史》的编修，后又曾任监察御史、工部郎中、行水督监等职，其间多次主持治理黄河水患。据说贾鲁为了找到水患发生的原因所在，曾沿着黄河水道不辞劳苦往返数千里以勘察地形、水势。凭借着长期的实地考察和多年的治河经验，他逐渐积累了一套自己的“治黄方略”。

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55岁的贾鲁受命于危难，出任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发河南、山东15万民工和2万士兵，开始开凿和堵塞并举的方法，即在疏通黄河故道和支流河道并开凿新河

道的同时，堵塞缺口和豁口，修筑堤坝，并首次采用沉船法，将27艘大船捆绑在一起，再装填石头，固定于决口处，之后在船体上凿洞使之沉没，最终堵住决口，将水重新逼入故道，至十一月，所有土木工程完毕，大功告成，多年的水患得以平息。这就是我国治黄史上著名的“贾鲁治河”，贾鲁的名字也因此被载入史册。

贾鲁在堵住决口的同时，疏通了故道、开凿了新河道，这其中就包括他从密县曾渠引水，经郑州、中牟，折向南而至开封，而后入古运河，直达周口入淮河，这正是今天的贾鲁河的流向。贾鲁此举不但平息了水患，也复兴了开封一带的漕运，商业也很快兴盛起来，朱仙镇就是在这之后迅速繁荣，盛极一时，是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水运码头，成为享誉全国的四大商业名镇之一。距离朱仙镇200里地的周家口市场(今周口)也得到了飞速发展，成为与朱仙镇并举的商业重镇。豫人感谢贾鲁的恩德，为了永远纪念这位水利专家、治黄专家，便把重新疏通的运河改称“贾鲁河”。

明弘治六年(1493年)，张秋镇黄河决口，皇帝下诏提升刘大夏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往治理黄河水患。刘经过实地详细勘察，与山东、河南官民治河治水方略。先在上游疏通孙家渡河30里，四府营河10里以分水势，同时筑长堤挡水。长堤西起新乡延津卫，东至徐州，共360里，名太丘堤。黄河决口已经堵塞完毕，刘大夏便令人修筑黄陵冈，疏通贾鲁河。从此黄河得到较彻底的治理。明弘治七年(1494)，刘大夏在疏浚贾鲁河故道时，自中牟另开新河长七十里，导水南行，经开封之朱仙镇、尉氏之夹河、水坡、十八里、扶沟、亦称贾鲁河。由于在疏浚河道时，并对河道两岸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整。至此，贾鲁河迎来了自北宋以来第二个漕运的黄金季节，其繁荣达到了顶峰。据说当时贾鲁河上的朱仙镇码头日泊船200艘以上，后代考古学家在此挖掘出相当重量的船舶，证明当时贾鲁河上曾行使过载重量相当大的货船。